



區達孫魯異音

八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人變鬼由

著等明鏡袁



中央人民
政府出版
總署圖書

總署圖書
新莊華館

行發店書

85
19
2



857.61
192-2
2.



區海豫魯冀晉
八之書叢小作創藝文

人 變 鬼 由

著 等 明 毓 袁



3 1761 2161 8



36162
微字

目 錄

新人·····	曾克(一)
由鬼變人·····	袁毓明(一七)
翻背心·····	趙正品(三五)



新人

曾克

——記王桃梅如何從二流子變成勞動英雄——

桃梅拉把着一個閨女，孤孤苦苦的過活有五六年了。閨女一天天大起來。前幾年，桃梅做些什麼事情，還可以瞞過她的耳目。特別是晚上，她像一般小孩子一樣，一丟下湯碗，倒頭在炕上就睡着。一夜，娘做什麼想什麼，她一點都不知道。這兩年不行了，她已經十一二歲，是到了醒事的年齡了。他不但問東問西探問她娘的心事，還緊緊的監視着娘的行動。夜裏，她會閉上眼睛裝睡，在摸黑裏聽着家裏的動靜。她常常和桃梅一樣的通宵不睡，她聽着娘和半夜裏走進來的人談話；鷄叫前娘開門送他走，接着娘一個人冷淒淒的坐在炕頭上抽泣……天亮了，桃梅做好飯叫她起來吃，她就摔摔打打的對娘大發脾氣，受不住委屈似的罵：

『我不是你個狼吃的倒運鬼養的！』

桃梅從來沒有對閨女還過嘴，她想着十來年閨女跟自己所受的辛酸，輕蔑和歧視，

也只有深長的嘆上一口氣。或者是娘倆抱着頭哭上一場。

事過後，桃梅總是要下決心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因為她還不是死心蹋地甘於廢化和墮落下去的人。她想着閨女還年輕，不應該因為自己，叫她這一輩子不能在人們面前抬頭。她想着自從八路軍過來以後，婦女們翻身和快樂的情形，自己却一年到頭被孤立，在姐妹們以外，不能參加她們任何一種活動。除了開會鬥爭她的時候她低着頭站在人家的前面，其他的日子，她總是躲着人走，或者在民校外面偷偷的聽聽別人愉快的歌聲。她想着村公所的禁閉教育，她也想着前村表姐勸她生產自救的很多話。但是，鍋滾了沒有米下，煤池子快要燒乾了，她和閨女跑出十里地以外去抬水吃的時候，她就很有理由的給自己的決心找後路。她會對閨女說：

「看看沒有你爹，咱娘倆多難啊！」

實際上桃梅也清楚，男人在的時候並沒有幫她做過多少這些事。他是三天兩頭在外頭做生意。回家來的時候又是跑到他的相好那裏去。她連感情上的慰貼也不會得到過啊！然而，她願意讓閨女體會自己：她需要物質方面的幫助比情感重得多。

「有我跟你一塊熬，還怕啥呢？娘！咱有困難，光明正大找村上幫助。」閨女天真的回答。

桃梅點點頭，不知道應該再對閨女說什麼。她在村子裏的處境，只有自己清楚。自從三八年日本人九路進攻時男人被抓走以後，村子裏的幾個遊手好閒的光棍漢，就常常到

她家裏去，在吃穿上面解決了她一些困難。這樣，她背上了「破鞋」的稱呼，開始受到人們的輕視和恥笑。尤其是當村長也對她表示了感情，而她却給他冷淡的拒絕，她的爲人的地位越發低落了。很多老人們，禁止自己年輕的閨女和媳婦跟他來往，甚至連她的閨女也不許答理。但是，他總常常想：無論如何她也要給閨女爭上一口氣。

她拒絕任何一個男人到自己家裏來，又一次的堅持半個多月了。她和閨女倆生活得很平靜，一天下午，被她辭退的那個長工來了。到屋裏，他沒有喧聲，只是熟悉的看了看灶旁快要空了的水缸，提起扁担和水桶就出去了。

桃梅的心仆咚咚的一跳。閨女質問一般的說：

「誰又叫他個狗日的來幹活呢？」

娘沒有回答。默默的在剝着玉裘，準備煮夜飯。她的心可再也抑止不住跳動了，她像預感到又要發生什麼抵禦不住的事情，十分不安。她的眼前搖晃着長工高大的影子。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了，桃梅的十來畝地儘他來種。桃梅替他做些針線頂一部分的工資。這一年來，她吃的糧食是他打的。她燒的煤是他去担。有他，她的缸裏沒有缺過水。她家裏多一個人吃飯，也比從前熱鬧和香一些。後半年以來，她們中間已經自然而然的停止了僱傭關係，桃梅不但樂意替他縫縫補補，還細緻的給他做新衣裳。他也關心她娘倆的生活，常常從集上買來些吃的用的。他一到桃梅家就像在自己家，而桃梅見了他，也和見其他別的男人不一樣，特別感覺親熱。但是，這種不正常的關係，給桃梅的

却是更多的非難，更多的痛苦，桃梅決心不跟他見面來往也半個多月了。

喝完了湯，閨女敏感的催促桃梅說：

『娘，收拾停當，早些歇吧！』

桃梅答應着。上炕以前，她習慣的去關屋門，當她的手握着門插板的時候，覺得插板很重。她把插板頭移動在另扇門眼邊邊上，有意識的把它停在那，沒插過去，心裏覺得有什麼在等待。

桃梅爬上炕，和閨女一樣閉上眼睛。不大一會，門開了。水嘩啦啦的倒進缸裏，門插板掛搭的關上。桃梅習慣的一口氣把炕頭上的豆大的油燈吹熄，並且應着院子裏姑娘的問話：

『關大門吧，沒啥人出進啦！』

第二天，照例是閨女一場不能原諒的責罵。接着母女倆一場痛哭。……

桃梅是眼淚滲飯活了三十五年呵！她抱着閨女哭，就和小的時候娘抱着她哭一樣。她從記事起，就是娘倆沒啥吃餓的一塊哭。娘跌跌爬爬給老財家做飯糊嘴，她扯着娘的腿跟在屁股後，給人家掃地，娘受了屈，她挨了掃帚疙瘩，娘倆疼的一塊哭。娘短老財家五串利錢，叫人家臘月二十七鎖了房門趕到廟裏去，娘倆凍的一塊哭。娘沒辦法，二十九把她嫁了人，使了幾塊錢。她才只有十三歲，過了門，婆子兒嫌她多，男人又比她大十幾歲。嫌她腳大頭髮黃，不給她上頭，整天受的不是拳打就是腳踢，男人可另有相好

娘倆因為這些事氣的一塊哭。娘過了世，桃梅把自己申訴冤痛的對象，就自然而然的轉落到閨女的身上。從閨女落地起，娘倆就一塊哭到現在。……

八月十五到了。晚上月亮又圓又明。家家戶戶都是高高興興團圓圓圓的吃月餅看月亮。桃梅却跟索常一樣的灰灰冷冷。她聽見『民革室』婦女們的歌聲鬧聲，心裏像針扎一樣疼。閨女跑出去玩了。她想找一找平日自己接近的幾個婦女談談心，但她一想起這些人，也是被人們看不起和孤立，興頭就軟下去了。她歪在炕上，打算蒙上被子睡覺。

長工喘吁吁的跑進來。他穿着一個月以前桃梅親手縫的紫花布衫。他放下背上的一個口袋，關切的說：

『這些東西，你娘倆也過過節吧！』說着又從懷裏掏出一個二兩重的月餅。

桃梅打開口袋，掏出沾滿了白麵的粉條。沒有笑，眼睛裏却濕漉漉的滾起淚珠。她壓住衝上喉頭的一股酸辣。正要說什麼，村長來了。他用着嫉妒的眼光恨恨的看着長工說：

『三更半夜，你做啥又來瞎胡遊串？』

『看看她娘倆的節咋價過的？』長工回答。

『白天價你幹啥啦？』

長工沒有再說什麼。村長命令一般的說：

「快回去罷！下回再碰上你這樣不行呵！」

長工走了以後，村長把桃梅帶到村公所去。他對著村幹部教育科他說：

「你這號女人，真是教育不過來呵！總是單斷絲連。一鬥爭，你就答應改過。一過去，你想胡來就又胡來。你說，你到底要咋樣吧？」

桃梅低着頭，她聲音有些抖顫的說：

「我咋也不咋。」

「那你爲啥又勾引男人上你家去？不是我罵上了他，你又不偷偷摸摸的幹起來？」村長暴怒的說。

桃梅又羞又悔的辯解起來：

「誰要來，我還能擋住人家不讓人家來；碰上不碰上，也不能怪我。」

「你還賴他。爲啥不上別人家去？不是你勾引他，他還不知道有好吃的自己留下，偏勸你送去！他一去就吃你的圪摠頭（棍子），不用擋，他就不去啦！」村長說得很自得。

黑夜，村長把桃梅關在村公所一間禁閉室裏，讓她反省。

桃梅受到這樣的處罰好幾次了，這一次，她心裏很不服氣。她覺得今天晚上並沒有做什麼不正當的事。而村長方才講的話，有些是報復性的欺壓。

在禁閉室裏住了三天，她反反覆複想了很多事情。放出來以後，她沒有回家看看，就去找區長。

區上的幹部，幾年以來聽過不少關於桃梅腐化的臺報和風傳。但，區長和政委並沒有把聽來的話做為成見，來阻礙聽取桃梅的訴說意見。他們很好的安慰和照料她。這樣，使桃梅受了很大的感動。她把三十多年來的苦話都倒出來了。他們一字一句的聽她講，並且隨時隨處從思想上提高她的認識。她把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講過的，自己怎樣開始腐化的思想，赤裸裸的講出來說：

『我自搭嫁了男人，沒有受過他一口好氣，過一天好日子。爲他，我哭了二十天把腳裹小。五年給他生三個孩子。沒有起過二心想不把日子過好。可是，人家眼黑心黑，還是沒有我，一天到晚鑽到相好家。爲這，我去他相好那找他，啥話都沒敢說，人家兩個人一齊動手，把我的胳膊打的幾個月不能動彈。我尋着抱屈，我心裏才起歪念頭。我想，他能這樣，我也能這樣。各人找各人的好過算啦！』

『這都是舊社會買賣婚姻的結果。兩個人真合不來，或者一方面受冤屈，應該正式離婚，也不該胡亂來呀！』區長說。

『我的好區長呵！』桃梅越發動感情了。『那歪念頭也只是在我心裏轉轉。他沒叫日本人弄走，我也一直沒敢咋樣啊！那時候，是頑固社會，與男人放火，不與女人點燈。多少好花插在糞堆上。奇漢把好媳婦休掉，誰敢喘聲氣。咱新社會啦，興離婚啦，他四五年可連個信也沒有。我拉把個孩子，日子不好過呀！得誰一點好處，一比他那時候咋待承我，就把不住了呵！』

政委插嘴說：

『你這些話，我相信都是老老實實的。腐化的根都是舊社會給栽下的，像窮根是一樣。咱新社會，可是幫助拔去這些根。你自己要多想你自己的不對。村長的作風不好，我們從其他工作上也知道，又因為他從自己的感情出發，對你所採取的教育方法不正當，使得村裏的羣衆也越發孤立你。不過，你決心改過的勇氣也不夠。這回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』

桃海用袖頭沾了沾因激動而濕了的眼晴說：

『新社會跟舊社會啥都不一樣，我都是親眼看見的。舊社會，女人當破鞋，人除了指着脊梁骨罵，政府還管你。那時候，村長要是找上你了你還敢不依。要是像我這樣，早就活不成了。別說人家碰了一個釘子，也沒去過，後來是爲着教育我學好啦！一個人活着爭個臉，死了也要爭一口氣，我對老天爺賭咒，我再也不能這號活法了。我敢做下，我也敢抹下。』

『知錯改錯謂之無錯，咱們新社會就是要改造有過錯的人，歡迎走錯道的人回頭，看看你的志氣怎麼樣吧？』

桃海果決的問：

『我和閨女倆人的生活，區長能不能給想想法子，生活上沒大難處，我還有啥捨不掉丟不下的呢！』

『村上早應該注意她的生產問題，這是引她走上正路唯一的辦法。』政委對區長說。

最後，桃梅主動的提出自己一個內心的請求說：

『我看我那男人是沒有了。我請求區長批准我結婚。我好好再成個家開人家。以後就不會有啥麻煩了，免得我心軟改不悔；我回去一定好好生產。』

沒有幾天，桃梅滿意的結了婚。她的新丈夫是一個忠誠老實的莊稼漢。這是桃梅聽說長工在她解決事情的這幾天，被人們勸說娶了親以後，自己新找到的一個對眼人。他有四十多歲了，因為窮，從來沒有結過婚。他不計較桃梅費着恥辱的過去，相信她能改過自新。桃梅也相信他可靠，決心和他要白頭偕老。

正當他們甜蜜的新生活開始的時候，風波又來了。桃梅那被敵人弄走的男人回來了。他用着和過去一樣的態度逼着桃梅重回去跟他過活。並且把她的控告到區上。區長徵求桃梅自己的意見來處理這個問題。因為，在法律上桃梅有這個權力。她提出要和新丈夫生活下去。從前的男人惱羞之下向桃梅提出很多為難的要求。桃梅却是冷靜而大方。負責的答應給他借錢，借被褥說：

『給你些東西是應該的。你在外邊受了幾年罪回來，別說咱也夫妻過一場，就是咱村來個難民，也該管管呵！我該分的幾畝地也給了你算啦！』

區政府見桃梅正直的態度，把地約寫成了活的：地暫借男人耕種，四年歸還。

事情解決以後，桃梅更感覺政府公正寬大。她新生的決心越發堅定健強起來。

十月，逢單日的一天早晨。窗子剛剛發白，桃梅就起來，她準備去完成一樁幾天來就想妥的事情。她開開大門，像每次送走夜晚留在家里的人一樣，先探出頭看看街上左右有沒有什麼人，就大着胆子跑到最近的一家，也被人稱為破鞋的女人那去。她們已經是月把沒敢當着人見面和講話了。這女人見了桃梅就哭了，說：

『你的日子比俺好過了吧！俺可咋熬呀！』

桃梅勸住她說：

『我今天來就是找你們商量商量咱們往後去的日子咋過呢！今個鎮上逢集，村上幹部們怕都要去趕集，咱們抽這個空，見見面，有苦訴訴苦，沒辦法大夥想個辦法，好好過上幾天光景不好嗎？』

『到一塊叫旁人看見，又該說咱調唆幹壞事呢！』女人胆怯的說。

『這回不要緊，正大光明事敢見太陽，人家碰見更好。吃了清早飯，你去對她們說，到場裏碾子邊上會齊，就裝做推碾子。』

早飯後，六個婦女圍着碾子，每個人的頭都低在胸口上，臉上陰鬱鬱的。桃梅把自己最近發生的問題，一五一十的講給她們聽。特別是區上對她結婚離婚的處理，感動得五個人都流淚了。桃梅向大家提出改過自新的意見說：

『希望今後咱們六個人，能痛痛快快的改正自己的腐化。大家組織在一起，好好生

產，再不要互相包庇，找機會去幹壞事。政府和黨是要看咱們有沒有決心，才看得起咱們呀！」

六個人抱在一齊痛哭了一場。又對天盟誓說：

『從今以後下定決心，靠自己生產過活，再不和男人胡纏，贖回自己清白的名譽。如再犯，天打雷劈不再活』。

當時，大家把身上僅有的錢，都交給桃梅，做爲生產基金。

第二天清早，桃梅不吃早飯就起身，偷偷的跑到鎮上買了六斤生花，回來又偷偷的把它彈好，六個人坐在紡車旁埋頭苦幹起來。

桃梅花了全部精力來領導她們自己組織的祕密紡織小組，她用非常有力的話刺激和鼓勵大家說：

『咱們能不能抬起頭來就在這一回啦！咱要叫大家看看到底是不是那號提不起的人？』

好些天以來，沒有遊手好閒的男人們在這幾個婦女家裏出出進進哄哄罵罵了。她們自己也很少像先前那樣溜街串門子。代替她們鑽着花邊衣裳的，是滿身花絮。她們再也沒有工夫梳洗得齊齊整整的，等着換取人的吃穿了。

這時，村裏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。村長撤換了。新村長很快發現了桃梅領導的紡織小組。他親自調查了她們的組織和成績。審她們算了賬，於是，在全村民革大會上

，村長向羣衆說：

「從今以後，咱們北壩和村的羣衆，再不要孤立仵六個人了。仵們的紡織組才成立了兩個月，每個人就賺了八大斤棉花。咱大家都要向仵這後起者競賽，看齊。」

村幹部有的羣衆都反省了過去對待她們的態度。桃梅開始在人們的認識裏建立了新的被尊重印象。

春天了。有生以來桃梅第一次感覺呼吸新春氣息的愉快。她的心像解凍的河水，發芽的草木，驚蟄的萬物，在動，在發熱。她領導的紡織小組，也像春天一樣，充滿勁頭和生氣的在擴展。

桃梅和閨女在紡織小組裏忙了一天。黑夜，丈夫也從互助組回來了。她們一家三口人半休息的喝着米湯。閨女總是露出光彩的笑給娘說：

「娘，我一上街，嫂子大娘都拉着我，說要把她家的閨女媳婦送到咱的紡織組來，還添不添人呢？」

桃梅一聽見閨女在人們面前也有了榮譽，人們都自動的來親近她們。她心裏暗暗的歡喜，眼睛偷偷的向炕頭上的那張獎狀看看。她說：

「人越多才越好呀！你對她們說誰來都歡迎。」

躺下了。她還和丈夫商量着紡織組的婦女幫助抗屬的一些問題，一直到深夜。

桃梅發揮了她的聰明善於用思想的特長，比她從不會做營生而發奮學會各種刺繡還

盡心。她天天想着在工作上創造於大家有利的新事物新辦法。她們給三分區醫院磨了五千斤白麵，磨了五担五斗麥子和九斤穀子。在發青的吹着春風的山路上，天天見桃梅領着頭，挑着抬着往抗屬地裏送糞。

春季的突擊工作告了一個段落，紡織小組又活躍起來。桃梅爲着更提高大家的情緒，就提議把新下機的幾個布，先儘組員們家裏穿，這個提議受到熱烈的擁護。她們集體地替各自的男人，娃娃，剪好新衣裳。一套套柳條布衣裳堆在紡織小組的炕上，她們六個人笑着唱着一搭經。區工作員下來檢查工作，看見這種情形，立刻贊揚她們這種精神 and 辦法。桃梅指着六個縫好的，雪白的鑲着藍邊，並請畫匠畫着四季生產圖的新門簾說：『人新了。身上家裏都該新一新，去去前半輩子的骯髒！俺們這可不是故意浪費阿！』

全村婦女看着這六個穿起新衣，掛起新門簾的人，都投以羨慕的目光。不到一年，桃梅就被選爲村裏的勞動英雄。桃梅第一次扛着從區上得來的獎品回來。她把一架紡車捐進紡織組去使用。而把母雞經心的撫養起來。一天，她發現丈夫和閨女，從炕頭上二個繡子裏去拿她藏的雞蛋。她認真的阻止住說：

『那是俺紡織組留着孵雞娃的。以後可不敢再動啦！我不是不疼您爺倆，可是，我覺得該多疼疼大家夥才對。』

正在這時，組裏發生了不團結的現象。有人對有娃娃的人提意見，說她們常常在工

作時間，回去照孩子，就煩很多活，影響大家的生產進度。有娃娃的也都提出來，要退出紡織組。她們的丈夫和婆婆也跑來對桃梅吵鬧：

『紡花織布是小事，家裏娃娃沒人照管從炕上滾下來，摔的順頭流血，摔死了誰給延命。』

這是一樁具體的困難，需要桃梅好好解決。她想了好幾天，最後把辦法和大家商量說：

『咱們那個婦女早晚都得有娃娃，有了娃娃就拌上手，不參加生產，不是辦法。我想，有娃娃家，就想在家生產的辦法。炕上能安下紡車更好，把花領回家紡。安不下的，就把咱組員們各家的破布收來，就在家打上布壳做鞋，鞋賣成錢，也加入到咱紡織組，和織布紡線一塊分紅，大家覺得怎樣？』

紡織組這樣分工以後就進一步的鞏固了。

過年的時候，桃梅自己拿出糧食試驗給大家做醋熬糖，節省不少消費。紡織組紀念成立一週年，大家提議會餐，想吃一頓饅頭，桃梅又從草灰裏熬出碱來，滿足了大家的願望。任何一樁困難在桃梅的勇於思索的前面，都勝利了。

太行區二屆羣英大會的消息傳到北響和村。全村掀起了熱烈的選舉英雄運動。桃梅轉變以後兩年來領導生產的成績是卓著的。她對組員已經發展到四十二人。成立了合作社，買了地，牛驢豬，還養了幾十個小雞。村上十四五個不務正的婦女在他們的影響和

改造下，都參加了生產。當討論桃梅的時候，一個青年民兵有力的說：

『今年春上，白晉縣戰爭吃緊的時候，我去參戰，俺老婆在家就交了負擔，團裏的糧食可原封沒動。她說，是桃梅出的主意，賣了一百二十斤布，給全組都解決了問題。老婆們過去除吃除拉不管家裏一點事，現在，頂了大事。這是桃梅領導的得法！』

桃梅要上潞安府去參加大會。好多婦女怕她一去不能回來，哭的沒調淚人。好多人往她腰裏塞錢，叫她路上打尖。村人們敲鑼打鼓送她二十里地。她騎着騾子，沿村被迎被送。開會回來了。她戴着紅花，披着彩綢，抱着錦旗，享受了最高的榮耀。

這時，桃梅聽說過去禁閉她的村長，從隊伍上負傷回來了，他自動去參軍二年多。桃梅絲毫沒有仇恨的買上雞蛋掛麵跑去看他。她真誠的說：

『謝謝你過去對我的教育，要不，我怎麼能成英雄呢？』

『過去我的行為、思想和作風都有錯誤。我對於你不是教育而是打擊，高壓。在部隊裏學習時，我都認識了反省出來。你現在當了英雄，是咱全北響和的光榮，咱全武鄉的光榮！』他有些羞愧的說。

桃梅看了看曾經有一次被他用繩子捆綁留下的白傷痕，感觸的說：

『常言說苦口良藥，瘡開刀還有不疼的？不叫我吃吃苦很難有今天！你叫我轉變自然跟你打仗流血一樣，都是為咱新社會。』

桃梅變成了新人，新社會的狀況。北響和村的人們到處都在談論她。不是因為她新

結了婚，家裏揚上新門簾，兩口子都穿上新衣服，而是，她在生產的新生活中創造了勞動人民的光榮。

三十五年來因愁苦而堆滿她臉上的皺紋舒展開了。她的長久被恥辱滲透着的陰慘慘的心，和她的屋門一樣，敞敞亮亮的打開了；照着陽光，充滿着愉快。

由鬼變人

袁毓明

劉小七，今年沒零沒整的四十歲了。未解放前他是個大烟鬼，沒人把他瞧在眼裏；解放後，他轉變成了勞動英雄，成了大家尊敬的人物。從前，他跟他老婆曾經吵嘴打架，鬧分家；如今，他老婆一見他就是張嘴笑，抿嘴也笑。現在他已從「鬼」世界走到人世界。

劉小七家裏本來很薄寒，二畝水地，五畝旱地，還有五棵柿子樹，三棵甜棗樹。風調雨順的年頭，家裏打下的東西，跟他老婆，一個小孩，剛剛顧住嘴。可是自從那狼吃的日本鬼子來了以後，遍地興開了吸大烟，於是沒出息的劉小七，也就染上了大烟癮。不到一年光景，把水地、旱地、柿子樹、甜棗樹，應值兩個錢賣一個，應值一個錢賣半個，糊糊塗塗都賣給販賣烟土的地主了。

劉小七把家裏霍光弄淨了，可是大煙癮還像魔鬼似的纏在他的身上，一離開它，就是張嘴打呵欠，眼裏又流淚，渾身又發酸，好像得了什麼大病。沒辦法，烟癮逼着他鬼混了好幾年，逼着他幹出許許多多不光榮的事情。

一、夫妻間的風波

劉小七把土地樹木發光後，就千方百計的偷他老婆的東西。可是他老婆像個看家虎，屁股成天釘在家裏，兩眼獨巴巴的瞅着他。瞅得他沒辦法。一天，他試探着他老婆的心說：

「孩子娘，別瞅我了，我不吸大煙了。」

「哼」他老婆把鼻子排到一邊道：「我還上你的當哩！狗改不了吃屎，驢改不了繞道，你摸摸你的頭上還有幾根毛！」劉小七一聽這話不對頭，連睡了幾口：「呸！呸！好臭好臭，那裏放白狗屁！」

他一勁兒逗着老婆，老婆還是對他不放鬆，這就糟了，怎麼偷她的東西呢？後來他終於想出了妙計，他鑽到屋裏，悄悄地把剛才睡着的小孩弄醒。小孩哇哇地哭了。老婆去抱小孩，他趁着個空兒，偷了一個鋤頭跑了。

「呀，呀，天煞的！」他老婆追出來，但他已看不見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把鋤頭換成「土」，痛痛的過了一下癮。

劉小七的牌子越來越精，他一踏家裏的門限，老婆就都嚷着罵他。可是他不在乎這個。他說：罵，傷不了骨頭動不了肉，老子只有一個心；只要偷上東西，比吃糖還甜。

又有一天，劉小七忽然病了，在街上就地打滾，好像什麼急症似的。他老婆立刻請人給他醫治，把他抬到家裏炕上，又給他做好飯吃。他的病好了。

半夜多了，月光照在窗上，窗戶亮了，劉小七的心也亮了。這時他想，他老婆一條禪子。但一想不好意思，剛才老婆給自己請人治好病，又做好飯吃，再偷人家的禪子，真是個黑心鬼。

可是大煙癮不讓他講這體面，終於天明的時候，偷了老婆一件布衫，但沒有跑掉。

兩人吵起來了：

「你真不是正經東西呀！」老婆對着他罵道。

「你是正經東西，幾塊錢一斤，幾毛錢一兩！」劉小七喜皮笑臉的說：「我明明是個大烟鬼，你不知道！」

「沒良心，沒良心！」老婆急得蹦起來。

「你有良心掏出來看看，是紅的，是黑的？」

火越點越大，兩人又扭打起來。劉小七瘦胳膊瘦腿的，打不過他老婆，可是他偷了個空兒，蹣得準準的，朝着老婆的小腳尖上踹了一腳，他老婆痛得立刻坐到地上，哇的哭起來：「我的命呀！我的命呀！」他却在旁邊神氣十足的譏笑道：

「女人家，有啥本領，你看老子的腦袋瓜好崩嗎？」

從此老婆再也不讓他進門了。他就變成個討吃鬼，流浪在街頭上。

二、討吃的時候

劉小七變成了討吃鬼，看看他那個窮相：頭髮三四指長，滿臉汗道道，穿着千補萬綻的衣裳片，手裏拿着『呱呱板』，挨門沿戶的討飯吃。

『掌櫃的，你發財，你不發財我不來！』劉小七靠在買賣舖的門面上，一邊唱着小調，一邊敲着呱呱板：『哦哦，哦哦。』

這個門口要了一碗稀飯，又轉到另一個門口，如果那家有一隻狗去咬他，他就對着狗順口唱道：

『狗兒狗兒你別咬，不給你主人要多少！』

劉小七飯吃飽了以後，別的事情沒有，就去休息。夏天，那裏有樹蔭涼去那裏。冬天，那裏有太陽角落去那裏。

到了吃飯時候，伸伸懶腰，揉揉昏眼，順口罵一聲：『我的兒媳婦把飯做中了，去喝一口哩！』

夏天的時候，劉小七每年照例的賣粥，因為這個買賣？『不用找東家，二不用找本錢，村邊有的是柳樹，他有的是兩隻手，這買賣就開張了。』

一天，劉小七揹着一串粥籬在街上叫賣着。一個老太太從家裏出來，問他多少錢？

把，他說二元錢，老太太嫌貴，扭回頭走了。

「老太太你回來，不添不去不是買賣！」劉小七又把老太太叫回來。

「多少錢一把呀？」

「你看着給錢吧，一把笨離，沒啥正經！」

「買賣搞好了，一元五一把。」

「賣笨離啊！」劉小七又喊道。一個小媳婦又打家裏出來，又問他多少錢一把。

劉小七把魂飛到小媳婦的身上了，兩眼從頭頂瞅到腳跟，心裏說：不錯，人樣滿將就，頭是頭，腳是腳！於是他有意無意地哼了一聲：「沒啥正經，拿一把笨離使吧！」

買賣又搞好了，一元錢一把。

可是鬧出了岔子，一會兒老太太尋找出來，氣憤憤的問劉小七道：「你嘴裏長着幾個舌頭呀？一樣笨離，幾樣價錢？」

老太太很刁頭，劉小七也不好逗，他四周看了看，街上沒有別的人，只有那個乾骨頭老太太，和那個頭是頭脚是脚的小媳婦，立刻把眼皮一翻道：「怎麼能一樣價錢呀？」

一個是老母豬，一是天仙姑。」

老太太大聲罵起來，小媳婦也大罵起來。劉小七見勢不妙，甩開腿跑了。

七、當騙子

烟癮仍像魔鬼似的纏着劉小七，後來他又變成了騙子。那裏有廟會，就到那裏騙小孩的錢。他拿着兩個小竹板當賭具，一個上邊刻着紅「十」字，一個上邊刻着黑「十」字，兩個竹板在他手裏忽輓的扭一下，一個放在他面前鋪開的白布上，一個留在手裏，讓別人來猜黑紅。每當一個竹板放下之後，周圍即激起一片喧嘩聲，這個說是紅的，那個說是黑的，嚷個不休。

一次，三個孩子都押上紅的，只有一個孩子押上黑的，劉小七看着紅的錢少，黑的錢多，就把竹板神秘的一換，拉着長腔叫道：

「黑的贏了！」

小孩們嘟囔着，埋怨着，有的皺着眉頭努着嘴，有的眉開眼笑。

小孩們越輸越押得起勁，劉小七越搗鬼，小孩們的錢，一勁兒往他手裏跑。但他又怕小孩們不押了，隔幾次故意叫小孩們贏一次，慢慢把他們的錢弄光。

劉小七又把竹板押在白布上。一個小孩歇了半天，自己滿覺着有十分把握，號召着大家都押黑的

「對，一點不錯！」另一個小孩輸的錢太多了，想一下把本錢撈回來。於是把手裏

的錢，孤注一擲的押上去。

「我按住他的手，看他搗鬼。」又一個小孩把錢從兜裏急忙掏出來。

劉小七看着這次押的人越多了，又把手故意抖擻起來，假裝着露了破綻。叫着：『不要押啦，賠不起啦！』小孩們一看他害了怕，押的越多了。他看着白布上的錢堆滿的時候，不慌不忙的掀開了，又拉着長腔喊道：『紅的贏啦！會看的看門道，不會看的看熱鬧！』

孩子們都傻眼了，有的說竹板是空的，能變換，有的說他會耍『照眼法』……

正在熱鬧的時候，忽然聽到呱呱的兩聲響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劉小七扭回頭瞧瞧，原來是一個禁賭的狗腿警察站在他的背後了。剛才響的聲音就在他的脖子上，是狗腿警察打他的巴掌聲。他的脖子立刻熱辣辣的發燒起來。

「誰叫你賭錢呀？」狗腿警察豎眉瞪眼的，像吃人的樣子。

「老子自己願意的呀！」劉小七想這樣說，可是光棍不吃眼前虧，再說人家腿粗，立刻低首降氣的央求道：

「老爺，哈，哈，哈，誰也沒有叫我耍。」

孩子們都吓的散了，一個個躲着劉小七，瞧着那狗腿警察。

劉小七打量了一下那個狗腿警察，看樣子這傢伙也是個×裏的長骨頭，不是個好東西；黑嘴唇，黑牙根，臉皮像個黃表紙。和他是個同行——大烟鬼。

劉小七把狗腿警察叫到一個沒人的地方，掏出自己的大煙，讓他嘗嘗，說是『新牌的』。他不要，劉小七說：『怎地，看不起老弟嗎？』

不祭東風，破不了曹操，劉小七又多掏出一些煙土，還有幾百元的『茶錢』，於是狗腿警察滿心滿意的接到手裏。

越拉越親熱了，兩個人變成了親兄弟。

『老弟，你再花錢的時候，說一句話就行了！』劉小七說。

『知道知道！』警察點着頭：『你去幹你的吧，有我在這裏保險！』

兩人分別後，劉小七又在錢子羣裏嚷起賭博聲來：

『押紅的，押紅的！』

四、無底洞

去年，劉小七的家鄉被八路軍解放了。村裏人說，這好像夏天的濃霧天氣，正在看不見山、看不見地的時候，被一陣西風刮開了，露出了紅紅的太陽。又好像人們正在火坑裏滾的時候，被菩薩爺爺拉出來。大家高興的又蹦又跳。

這時候，世道變了；販賣大煙而又禁止大煙的傢伙斷根了，因而抽大煙也沒有了，賭錢的人悄悄的不賭了，壞人往好處轉變……。八路軍這股正氣，老百姓都說：『天

意『該八路軍坐天下，八路軍『福氣』大。

可是劉小七却不高興起來，他說實行渡粗渡息好是好，就是解決不了他的大烟癮。因為大烟斷了根，他怎麼也買不到，癮得他躺在炕上，眼裏直流淚，渾身發酸。難受到頂點的時候，還埋怨說：『八路軍你是人們的救星，可是你把我制死了！』但難受不了多天，也把大烟癮戒掉了。

隨後，村裏掀起了翻身運動，被壓迫剝削的人，推倒了騎在自己頭上屎尿撒尿的壞村長，選舉了給自已辦事的新村長。

於是村公所辦事的人也不一樣了，誰有困難就給誰解決，給沒有吃的人發糧食。保證不餓死一個人。

劉小七心裏很高興，也到村公所領了些糧食。心裏暗地想道：這比討飯好得多了。八路軍就是好呀！

『想吃餅，想吃麵，想吃餃子要蘸蒜。』劉小七揸着小米在路上唱着，想着：把村長囑咐他『省吃儉用』的話忘記了。餅沒有拉麵好吃，拉麵沒有餃子好吃。只好吃做醬，反正村公所給糧食，不讓餓死一個人。於是他嫌小米不好吃，把小米賣掉，拿着錢去到飯館裏吃飯，到了飯館，氣氣派派的坐在桌面上，粗聲粗氣的叫着堂倌。每頓不是吃餃子，就是吃蔥花餅，還要一盤炒雞蛋。三盤兩盤的把糧食弄光了。

『王村長，我又沒有糧食吃了，』劉小七又去村公所裏要糧食。村長很奇怪：怎麼

半月的糧食，三四天就吃完了？劉小七說：『窮人肚子大，整年不吃一頓飽飯，吃起來沒有飽，不能跟你們一樣。』

王村長信以為真，又發給他一些。他更高興了，回去還是吃香的，喝辣的，不到幾天又完了。一次又一次，像個無底洞。

村裏的怨言傳播開來：有的說，劉小七那小子，從前吸大烟，當騙子，啥根柢，現在吃香的，喝辣的，多麼牛皮呀！有的說，那種壞蛋，早就叫他完蛋了，還叫他白吃東西！……

劉小七又去村公所領糧食，街上的人都向他瞪白眼。他不在乎，他說：『瞪不瞪是一樣，反正八路軍喜歡窮人，該我吃幾天哩！』

村公所裏坐滿了人，劉小七迎門一進來，人叢中立刻投射過一陣譏笑聲：『吃飽飯來了，『喂雞能下蛋，喂狗能看家，給他吃幹什麼？』劉小七的臉覺着熱辣的。』

王村長把劉小七叫到一邊，苦口婆心的勸他。他在旁邊抱着頭。村長叫他好好想想，要不是八路軍來，他早就完蛋了。現在村裏救濟，是叫他轉變，叫他省吃儉用，細水長流，再不轉變，就不管了。他害怕了，向村長哭哭啼啼的哀求，再不橫吃爛喝了。

可是，劉小七一把米領到手裏，却又把村長的話扔在腦後，糊里糊塗的又吃開好東西。總是原諒着自己說：吃了這頓好的，再不吃了。可是一頓一頓的推下去，小米又光了。

村裏人恨透了劉小七，說他是『狗改不了吃屎，懶狗扶不到南牆上。』於是誰也不去理睬他，誰也不給他東西吃。他到誰家要飯吃的時候，誰也諷刺他：『俺的飯沒有蔥花餅酥，沒有餃子香，俺的飯，你睜眼細嚥不下去！』

劉小七兩天沒有要到嘴裏東西，肚裏餓得直咕嚕，沒辦法，他只得再去哀求王村長，他對他也覺着頭痛，把他留到村公所裏，一面教育他，一面讓他勞動，這才漸漸的好了些。

五、互助組裏

第二年，春暖花開的時候，村裏翻了身的人，都在組織互助小組。『由窮變富，參加互助，』一時形成了熱火朝天的風氣。

劉小七也忙了起來。他也到處去找自己的碰心的人。誰和他碰心呢？很難說。他與頭勃勃的去找劉喜全。劉喜全把眼一瞪說：『吃香的嘴，千斤重的腿，我跟你這號人互助？』

劉小七碰了釘子，但還沒有很洩氣，只是氣憤憤的說：『孫順有孫順的朋友，龐渭有龐渭的朋友，老子有的是人！你不和老子互助，老子也不和你磕頭燒香？』

劉小七又到劉守業家。這是他吸大烟時的好朋友，一定和他互助，可是劉守業沒在

家，他老婆火氣沖沖的說：『你可別和他互助呀？你是啥名氣？俺家的那個人剛剛把名氣轉過來，你一沾他，鬼碰鬼，就又糟了。』

『真倒運，一個老婆片子，叫他嚮導了老半天！』劉小七有些不耐煩。又去找劉守福，劉守福也嫌他好吃懶做不理他。劉小七說：我不懶行不行？劉守福說：你不懶的時候再互助吧。

劉小七簡直像一根燒紅的火柱，走到誰跟前，誰也怕燙着他們，他那懶漢的名聲，把他自己孤立起來。

他在街上走過，別人正在又說又笑，他一到跟前，人家馬上一哄而散了。他看見一個熟人，想和人家說一句話，他把嘴一張，人家裝着沒有聽見，把頭一扭走了。

『我不是個人了嗎？……』劉小七越想越沒有出路：『怎麼誰也看不起我呢？』他要尋死了……

正在這時候，王村長到了他跟前。劉小七一看見村長來了，好像看見自己的爹娘，眼淚不住的流下來，一時噤得說不出話來。村長以為發生什麼大事情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原來是他參加不了互助組。

『誰錯也不能錯到底，毛主席說幹部要治病救人。』村長想起區長講的話，說服小組的人，讓他參加到他自已領導的互助組裏。

劉小七的臉上立刻展開了笑紋。

春天的麥田裏，到處飄盪着愉快的自然的歌聲，歌頌着毛主席，歌頌着自己愉快的生活。這裏一夥人，那裏一夥人，幹起活來，一個賽一個的，誰也不甘落後。

劉小七在互助組裏，頭兩三天也是很賣勁，累得滿頭冒汗也不說累。可是不幾天這股熱勁就冷了下去。一下到地裏，鋤一下，即把腰挺起來，拄着鋤柄歇一回，看看天，看看地。磨着時間，要不起去拉屎撒尿，一鬧又是半天。一天他去大便去，半天不回來，都以為他偷偷的回家。大家喊了一聲：「劉小七走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肚裏有些痛，大便不來。」劉小七藉口道。

「你瘋山原海的是不是？」大家開玩笑。劉小七這才裝腔作勢的回到地裏。晚上開小組檢討會，大家展開批評。這個說，應該開除劉小七，那個說，生就的骨頭長就的肉，勸護不了。有的埋怨村長不該吸收他。

大家說完了，劉小七檢討自己說：「我懶的時候太長了，沒有勁，沒有好好做活兒，對不住大家。」說着又想哭，怕把他開除互助組。

王村長說：「誰能一下子修成神仙，慢慢來。我說劉小七很努力，不過因為他沒有勞動慣了……」

劉小七高興了，下定決心，再往好處轉變。

又一股熱勁上來，每天，滿天星星的時候，他就睡不着了，想着村長的話，越想越對。於是就起來了，沿門叫互助組裏的人起床：「太陽晒着屁股了，該往地裏走了。」

可是不幾天，劉小七心裏又暗地打起算盤來：光給他們幹活，自己沒有地，還不是白流汗？於是勁頭又鬆懈下去。第二天呼呼的睡起覺來，到吃飯的時候還不起來。

但王村長早就摸透了劉小七的心思。本來早就想分配給他二畝好地，因為他從前不好，給了他怕把地荒了。現在他參加了互助組，保險了。

王村長去找劉小七，他還在躺着。王村長說：今天給你鋤地啦，你還不起？他奇怪起來：我那兒有地？誰給我地哩？村長說：農會說你有轉變，現在分配給你二畝好地，不怕淹、不怕旱的好地，屬金尿銀的好地。於是他急忙從炕上滾下來，恐怕自己沒有地清似的，又把嘴安在王村長耳跟上，「真的嗎，真的嗎？」連問了幾聲。消息真實了，他蹦跳起來。

全組的人下到麥地裏，下到劉小七剛才分得的麥地裏。麥苗齊刷刷的，綠油油的。劉小七多年沒有土地了，一旦看見了土地，好像晚年得子的老人看見親生的兒子一樣，親熱得不得了，他看看麥苗，麥苗對着他笑。看看互助組的人，也對着他笑，個人頭上流着汗。

一會兒，他忽然懊悔起來了：「我為什麼跟別人搗蛋呢？人家這樣實心對我，我怎麼虛心對他們呢……？」

越想越後悔，休息的時候，別人都在打火吸煙，說說笑笑，獨有劉小七的眼淚擦不乾了。別人問他，他只說：我對不住你們，對不住毛主席。我以後要好好幹……

六、安家

現在，全村講團結，互助組是講團結，誰家也講團結，就是劉小七和他老婆還沒有團結，像個裂瓣蒜，中間隔着一層皮。現在那一樣都碰心，獨獨這樣不碰心。他想和老婆和好了。頭一次，他走進家裏，老婆正在炕沿上做針線，孩子在院裏耍木刀。他心裏想：自己把小孩抱進去，給了他老婆，借着說句話，疙瘩就解開了。可是老婆一看他進來，劈手把小孩從他手裏奪走，一溜黑旋風似的走了。

「哈哈，驢屎硬起來了，看那樣！」劉小七隨後跟着出去。當他一到到院前的時候，他老婆又走了。

第二次，劉小七又去和老婆解疙瘩，老婆說：我也不要你的金，我也不要你的銀，你過你的時光，我過我的時光，誰也不用沾誰的光。

劉小七又託王村長去家裏順說。他老婆一看他又討厭的來了，才說聲閃開，看見村長在他後頭，立刻給村長拿了個小凳子讓他坐下。她坐在對面的炕邊上：

「爲啥這個小事，還驚動你？」

「咱的香煙小，敬不下你這大神靈！」劉小七說。

「你不用插嘴！」老婆翻了劉小七一眼。

『現在我有自由，蔣介石還不能封住老百姓的嘴……』

兩人頂起來。老婆越說越沒好氣，一會兒揭開劉小七的底子了——你吸大煙，常騙子……你沒有臉，有臉早就鑽到夜堂裏死了。劉小七也火了，舉手去打她。

王村長把兩人拉開。劉小七老婆痛哭起來，說：『自從嫁了他沒有得過一口好氣，不是挨打，就是挨罵，跟孩子熬星星，熬月亮，好容易熬到現在，才說有了出頭的日子，他又來了，他沒有死！閻王爺忘了他了！……』

『罵人怕揭短，打人怕挖臉！』王村長不慌不忙的說：『小孩他爹，這一年轉瞬的該多快呀，人往長處看，水往低處流！小孩他爸最怕說他什麼大烟鬼啦，鬥子啦，一說這些，就戳進了他的心病，有錯不能把人錯死……』

『不，我不和他合家，他有本事去找個新對象吧！』

『這說成那一國的話了。』王村長和劉小七都禁不住的笑了。劉小七趁機又插了一句：『我就愛上你了，你這天仙女，我能捨下？』

『說正經話，你們老夫老妻啦，孩子多麼高啦，不看大人看孩子，家裏和和氣氣的鬧生產，小時光多麼好呀！』

劉小七老婆仍是沉着臉。

『綿羊打架頭碰頭，兩口子打架不記仇，白天打架，黑夜一個枕頭，有啥正經……』王村長的話，惹得劉小七老婆笑了。本來她恨他懶漢不做活兒，現在他一天比

一天轉得好，心裏早就高興了。她爲了把他的脾氣壓一壓，隨口又向王村長提出担保他不能再打人。

『阿彌陀佛，我還敢打你哩，現在提高婦女啦！』劉小七看見老婆心眼轉過來，自己吊着的心挨通一下落下來。

劉小七自從和他老婆和好以後，好像老虎插下了翅膀，開時光的勁頭更不知多麼大了？每天天不明就到地裏，去的時候，還順手帶着雞頭拾糞，自己就像着了魔一樣，也不知道休息了。

有一天，太陽早偏過頭，晌午多了，劉小七也不回來，老婆心痛得不得了，怕餓着他，於是拾掇了拾掇給他送飯去了。

『劉小七鬧生產，勁頭天大，』

『要不是毛主席，早就完啦……』

劉小七一面幹活，一面得意的撒着野腔，正唱的帶勁的時候，忽然有人喊了一聲：

『不要胡浪叫了，吃飯吧！天暗時候啦也不回去，真急煞人啦！』

『天已晌午多啦？我覺着沒有多大一會兒！』

秋天，村裏選舉勞動英雄，全村的人都說劉小七今年莊稼長得好：玉菱棒錐大，穀穗兒老鼠大，黍稷穗兒掃帚大，芝麻一串串，裂着嘴露着白牙笑颼颼，高粱颼着眼露着白眼笑颼颼，南瓜像水桶，茄子碗口大……結果劉小七的胸前掛上了頭等勞動英雄的

鮮花。

這是個天大的事情，轟轟烈烈的大事情！全村男女老少，大大小小給劉小七賀禮來了。音樂隊，打着鑼鼓，吹着笙笛，秧歌隊，扭扭捏捏的扭着。互助組、民兵、青年隊、婦女隊、兒童團，喊着口號：『勞動英雄最光榮！』『二流子轉變最光榮！』『紅火的比元宵節時還熱鬧。劉小七在人羣的最後邊，騎着棗紅馬，戴着禮帽，披着紅，插着花，像個新女婿。千百隻眼睛瞧着他，議論着：有的說，黃土變成金了，煙鬼變成英雄了。有的說，花邊枝葉，人憑衣裳，劉小七從前啥樣兒，現在啥樣兒：世道變了，人也變了。行禮了，劉小七站在衆人面前，手脚不知放在那裏才好，沉痛的講道：

『我從前不是個人，是個鬼，是個大烟鬼騙子，這是舊社會把我弄毒的。共產黨八路軍把我救出來了，現在我從鬼世界走到人世間了。我感謝毛主席的大恩典……』

『毛主席是老百姓的大恩人！』

『毛主席萬歲！』

『萬歲，萬歲……！』

一片響聲，人們狂呼起來。

綢背心

趙正品

別人當新媳婦，給男人縫東西可多嘞，我可沒給你帶來嘞，只有一件綢背心。你過來，你試試看穿上穿不上。呀！可合適，腰身肩膀都是緊巴巴的，比量着做還合身哩！

縫下八年啦，看起來可還不算舊。俺娘死時，就留下這一件好東西，條綢子，還有小黃花，看起來倒像滿天星。我捨不得穿，我包起來，誰也不讓見。十六歲那年，我學會做針線，我背着人縫成背心，黃絲線繡着「福祿壽禧」四個字，紅絲線繡着富貴邊。一針針勾呀一針針繡，縫一針，操遍心，做歪了重重縫。我繡好了，縫好了，再好好包起來，我等着呀……

我不說，你也清楚，不過守住你說說呀，心就放展啦。你不要嫌我哭，我想哭……。那年頭，我就像咱們一樣呢！一天俺家來了個穿袍子的人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我爹說：「童運，給爺尋下個好婆家，是東林村的財主，星星眼上月亮走，我也可要光哩！」爹說着好聽，可是有些不高興，我可知狗吃屎泡，瞎高興的這心跳呢！娶的那天，

我親手把這綢背心放在箱子裏，一輩子一回呀，當然有說不出的那個勁兒，我只嫌丈夫走的慢，恨不得一下到東林。

開洞房的人擠着一家，我只是扭着頭坐着不理，小蘇拌豆腐，我可是一清二白的聽着有人說：『不要說當婆姨，當閨女也還小，是他的孫閨女。』我聽了也解不開啥意思。你明白這話嗎？做證的事到底來了。我轉過臉來，天呀，怎末炕上坐着個老漢漢呢！長着長長的三溜鬍子，皺紋倒像乾葵皮，大鼻子大嘴，門牙都掉光啦，坐在那裏像個黑龍王。那就是我的男人嗎？我不信，我想那決不是，但心裏出的發慌，又着怕。後來黑龍王可真的在炕上睡下了，並粗粗的說我：『脫了睡吧，等啥？』我不能不信，我就壓在枕頭上痛痛的哭。你說這下個棺材襖子，能不急死人麼！

黑龍王睡不着，一直睡痰，哼哼呀呀的像快死的人，我只是怕的發抖。黑龍王又點着燈，拿着猴兒頭吸大烟，那股臭味氣，真要薰死人。吸過大烟，他就伸過手來用勁勁的抓我，我跳起來怕的喊！他死力拉我，他說：『你脫了……』我就放聲哭，我怕。黑龍王發火了：『這叫幹啥？嘿！你爹爲錢，俺爲人，有本事叫你爹拿來五丁石租子。』『哎呀！』我清楚了，原來我爹因爲五十石租子把我賣給了他。那時我只是哭，我恨我爹。但有啥法呢？我爹不賣我，到那拿五十石租子交人家呢？算了吧，我咬了咬牙，喘着氣不和他做人。我把背心用紙糊好，縫在枕頭裏，我守着它，枕着它，死了隨到棺材裏，讓黑龍王見也見不上吧！

告訴你呀！你是我心上的的人，說給你我就痛快啦！苦日子一連過了七年。七年天氣，出過大門三次。娶過頭一年，我出門拜過一次年，家裏着了火我跑出門外躲了躲，我爹打着我，我出門送爹走過一次。我像坐了監牢，我認不得村裏人，他們也認不得我，見不上花開草綠，也見不上河凍蘆落，好苦的我呀！誰知道？正月十五鬧元宵，我爬在平房上瞧了瞧，黑龍王用趕杖，差點把我打死，嘴裏還在罵：『姓暴的家裏，幾輩子就沒娶過你這上房端簾的壞雜種，你給老子壞了門風啦！』我疼的直叫：『我脫了你看這個疤，你看，你摸摸你記住呀，就是那次打的！』

兒子可長着短黑鬍，兒媳婦大我十八歲，孫閨女和我同歲。我當老老不像，當少少不該，前不是，後不對，真正作難死。一家子坐在炕上吃飯，我給一碗一碗端，兩手端平，筷子對齊，一次把筷子倒放了，孫閨女連飯帶碗就摔在我身上，我到燒死呀還不敢喘，孫閨女可惹下不吃了。她爹安撫說：『不要着意，她捨家沒教的野婆姨，還能懂個啥。』就是兒媳婦還有一點心，吃完後，終要說句：『你也吃吧。』我有啥心情吃呢？我爬在炕上只是哭，濕把枕頭都浸濕了……。

背心上一些體的的污片片，都是淚染壞的，七年的眼淚呀！死也罷，活也罷，反正給你穿上我就歇心啦，總算我親手做了回，費心包了七八年。穿在我心上的人身上，就合了我一輩子的心事啦。

如今你高興嘛，我可越高興，兩顆心像一顆心。毛主席給咱爭下了福氣，叫咱們安

樂開時光。你好好種地，我加緊紡織，過幾天我給你縫個柳條小布衫，還要織些花花布，早些給咱孩做套連身襖，你說太早哇？哈哈！

一起說越話多，心上的事不由就來在嘴邊上。我認的你可是在去年那回，你領着一大羣人來到黑龍王院裏。你們開會，和黑龍王講理，你最能說，理最準，把黑龍王說倒了，他給你們拿糧食，拿文約……。我在炕上聽的清清楚楚。我從玻璃裏看着你穿着黑襖藍褲，頭上包着一塊手巾，看來可還年青。那時我不知你叫啥，我只記住一個年青人，真能幹，把黑龍王門倒，我在炕上暗暗的笑，心裏狠狠的說，你們把那老該死不死的打死吧。那天我多吃了兩碗飯，奇怪的想，世上還有人能制住黑龍王？以後我就一直念你——那個年青能幹的，快來把黑龍王打倒，救救我吧，夜裏又夢，……不過，當時可沒那個心呀！

那回我去婦救會開了一次會，黑龍王用棍子打了我個死，第二天一百多個婦救會員鬥爭黑龍王，她們把我架到會上，我見你在會上，幫助她們講理，你把黑龍王捆起送到區上。我長長的出了一口氣，心裏好痛快。後來我問婦救主席，她告我說：『你叫明良，當農會主任又是民兵隊長，領導窮人翻了身，過好時光。』數九寒天喝涼水，我一點一滴記在心，我這時常念着你的名字，也就常常想着你這個人。

剛活的有了個眉目，可是受難的日子總離不開咱，自從敵人佔了村，我又受開了折磨！黑龍王越厲害啦，手攔住我的頭髮，腳踏在我的身上，瞪起眼指住罵：『有本事你

再去婦救會告下我，老子怕你怎？」拍、拍的打了我八個耳光，又把我摔在地上；「大概沒有你那些八爹給你作主啦！」我那裏也打聽不着你們，後來才聽說你們在北山上打游擊，村裏孤伶伶的我一個人，我想你們呀，像吃奶孩子想他娘。

黑龍王當了維持會長，就越抖威。那戴禮帽的翻譯官和戴軍帽的日本人，天天和他商量捉幹部，挖密洞，三天就殺了兩個幹部。他們商量，總要背過我，有一次我偷偷聽黑龍王給日本人說：「明良是共產黨，大壞蛋，把村裏人都叫走，不讓維持『太君』，現在又鬧着打游擊，住在北山溝，我看先下手他吧？」我聽了。心上像扎了把刀，我就摸黑跑在北山溝告你們轉移。你記着吧，你們當我是敵人，還要開槍打！當夜我又摸黑跑回去。這事你記得吧？

第二天鬼子遭了你們埋伏，又踏響地雷，抬回十三個來，一進門就抓住黑龍王的領口問：「誰露了消息？」又抓住我問：「是妳不是？」我心壯壯的說：「我個女人家，誰知道啥叫消息？」我又鼓了一把氣，定了定主意，不知那來的胆，我接着就說：「我見俺男人和一個八路軍說了半天話，我可不知說些啥。」翻譯官笑了：「他老婆說實話。」黑龍王瞪起眼，駭住我：「我那裏見過八路軍？」話沒落音，就把黑龍王綁上走出了門，翻譯官還說：「通匪斯拉的。」我還沒坐在炕上，就聽着響了一槍！我一個人，在暗暗的笑，我高興的直不起腰。我收拾好東西，又拆開枕頭拿上綢背心。黑黑的天，沒有月亮，我死氣賣力又跑到你們那裏。可巧你們和八路軍同志要緊急出發，咱倆也沒有說

物

句話，心裏還有些乾涼，可是在第二天太陽出來的時候，你們就發下了組合……9
啊，這網背心麼，你快點把它穿上吧。……



華北新華書店為徵求圖書及

建立交換關係啓事

敬啟者：我們因設備不週，時感參考資料缺乏的困難。爲此，謹向各兄弟區報社、書店、文化團體以及其他文化出版機關，徵求各種書報雜誌。如蒙惠贈，當以我們出版的書誌，等量奉酬；並希時賜目錄及樣本，以便設法購置或定期交換。

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由鬼變人
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八
齊翼魯梁遜區

著者：袁毓明等

編輯者：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

1947	
5	
5228	

7175
4

61
3